



22.08.7
51
3.12

七

特別
^21
2772
7



門 21
2772
卷 7

飛龍傳

第二十四回

赤鬚龍義靖村坊

母夜叉計和甥舅

詞曰

英風四被。誰來勁敵堪稱技。羨君談笑鋤強義。
安境良深。掃盡烽烟地。孤踪無托今已矣。無
情欣遇周親誼。盤桓共嘆相須異。骨肉周旋何
限慇懃意。

右調醉落魄

話說抹穀大王自恃拳高力勇先使了三個架勢然

飛龍傳

第二十四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辨末

後叫匡胤使過了架勢。彼時交手便打。將平生學的妙技盡數使出。意在必贏。不道都被匡胤閃過。那時心下卻慌。拳法錯亂。胡意的亂踢亂打。勉強支持。匡胤趁他胡亂無紀。伸手把他左脚接住。往後一推。就把那大王仰面朝天。跌在地下。匡胤就像桃園裏打母夜叉一般。趕上前去。用脚踏住胸膛。舉起拳頭。望着鼻梁上就是一拳。又把那大王周身痛打。恣意奉承。但見他一起一落。就如搗蒜一般。只打的大王哎聲不止。那些嘍囉。又是懼怕匡胤力大高強。誰敢上前解救。這千家店上的居民百姓。都是立在上。傍乾

熊也不上前解勸。內中却有幾個老者。恐怕打出禍來。慌忙挺身而出。分開眾人。一齊上前。把匡胤抱住。說道。漢子住手。這是我們地方上的寨尊。你行粗鹵。不打緊。只怕要移禍於我等。那時大王一怒。我們百姓怎禁得起。還要你忍耐三分。纔是保命全生的正理。匡胤聽了這話。只得把手住了。喝一聲狗賊奴。俺本待把你打死。且看衆人之面。在此討饒。放你去罷。那大王扒起身來。得了性命。不顧鼻青眼腫。跨上了馬。也不去別處抹穀。帶了嘍囉飛跑的回山去了。正是

頃將斬將奉旗志。

頓作追奔逐北形。

當下匡亂見大王去了哈哈笑道。這等狗賊。虧他自稱什麼大王。一些本領也無。還在人前誇口。賣弄精神。那些百姓一齊埋怨道。這多是老王不是。自己不出來抹殺。偏着這後生舅舅出來招災惹禍。大王此去。決往山寨裏調兵。此禍非小。我們怎好。匡亂道。列位不必埋怨。休要吃驚。我一身做事。一身當。既有本事。打了這強徒。那裏等得他去弔兵。俺今就到他的巢穴。務要刀刀斬盡。劍劍誅滅。索性與你們除了大害。顯一顯我素性雄心。若使有頭無尾。移禍別人。非

大丈夫之所爲也。說罷氣冲牛斗。跋步欲行。內中便有一个多嘴的說道。好漢且慢。你既要尋他。何必遠去。這大王的家裏。現在我們村西居住。相去半里之間。只因他家用的是硃紅油漆門。極是高大。他家裏有老母妻子。上下多人。若肯尋到他家裏了事。纔算你是個真正好漢。匡亂聽說。那肯停畱。叫道。列位。你等各幹其事。不必顧我。俺須好友。尋到他家裏。斬草除根。不畱分寸說罷。往前便走。那些老者的叫道。好漢莫要性急。那大王的妻子也是強狠異常。不避水火的人。你此去枉送性命。無益。不如不去了。罷。匡亂

只做不聞飛步往西而走約有半里果見路北里有座高大房子那硃紅門楣極其軒昂如衙門相似却又緊閉無人匡胤走上前去把門敲擊不見有人出來心中怒起把雙拳在門上如擂鼓般狠敲畧停一回只聽得裏面有脚步之聲隔着門問道是那個扣門匡胤在外怒聲答道我姓闖名福東京下來的特要尋那欺善怕惡的狗賊與他算賬只聽得一聲响便把兩扇大門開了門裏立着一個白髮婆婆見了匡胤定着雙睛把週身上下不住的看叫道君子你敢是吃了酒來的麼匡胤道清清白白又不去擄掠

擄

良民那裏有得酒吃婆婆道既未吃酒爲何君子的面目如此般紅匡胤道我本生來面色與酒何干那婆婆好言相問見了如此回答又是怒目睜睛這等兇勢心下摸不着路不知所以只得又問道君子你既從東京而來有一個像你紅面的人名叫香孩兒你可曾會過也否匡胤聽了大喝一聲老乞婆你怎敢犯名亂叫無禮於人那婆婆被這一聲只謊得戰戰兢兢不敢作聲心下暗想他怪我犯名亂叫莫非就是我的外甥麼偷眼再看依稀相像只得大着胆不顧呼喝走近身來拽住了匡胤袍服叫聲我的親

外甥兒你莫把我看是別人。你的杜氏親娘便自我的女兒。我便是你指揮爹爹的岳母。你是生在夾馬營中。乳名叫香孩兒。自從那年與你母親相別之後。你還七歲至今十餘年。杳無音信。不想你今日到此。未知有何緣故。你可訴與我知。休要隱瞞。匡胤聽了。暗暗吃驚。我本找尋強賊而來。怎麼走到媽媽家裏。莫不一時性急走錯路頭。但此親情。未知真假。我須細細盤他。便知分曉。開言問道。老人家你既自認親情。可知我母親年庚幾何。生來容顏怎樣。道得一字不差。我便認你媽媽。若有半字支吾。休怪吾直性炒。

聞那婆婆聽了。大笑道。你這小鬪子。倒要盤起吾來。我若不與你說明。只道我果是冒認。我且說與你聽。你的母親是辛酉年八月十五日。子時生的。目今年交五十二歲。身長只得四尺九寸。生得鳳目柳眉。端莊穩重。這便是的確的明証。你去細想。可對也不對。汝若再有疑心。我再把你父親庚年相貌。也便與你表明。你須信服。沒得說話。匡胤聽得一字不差。量來是實。連忙跪下道。姥姥。你果然是我的外祖母。我便是香孩兒。趙匡胤。只因在汴梁闖了大禍。逃至關西。正在無處投奔。不想鬼使神差的。叩門相遇。真是天

幸我母親在家也常掛念我方纔多有冒犯望外祖母恕我無知那婆婆大喜道這多不知不罪休要掛懷忙把匡胤扶起又見生得體態雄偉儀表冠冕心下更加歡喜道我老人家這幾日聞得喜鵲連噪正在尋思不想是外孫兒到來佳兆說罷扯了匡胤的手領至後堂坐下分付了鬘看茶茶罷匡胤便把紅漆大門動問太太道我兒你却也不知這是朝廷的御菓園收菓子的衙門所以如此若是百姓人家如何敢住匡胤道憑的請問二位母舅如今多在何處太太聽問兩眼汪汪說道我兒一言難盡原有兩個

舅舅不幸你大舅舅死在任上只剩下你二舅舅名喚杜二公雖然事我百般孝順家內歡娛只憂一件事不好他倚仗着一身本事武藝精通帶管非爲歹事前年領着老身帶着家口來到此處倚強壓弱把人家管的御菓桃園奪在手中強住在此衙門之內呼謊平人不道欺心不足又上太行山去坐了第三把交椅時常拍着狗肉到那村方鎮店之上叱詐鄉民挾門排戶叫百姓出來抹穀自己稱爲抹穀大玉靠着山寨上做此勾當滅理害人這畜生若得改惡從善老身情愿吃齋念佛說罷頻加嗟嘆拭淚不已匡

亂聽了這等言語心下不勝驚惶道坑殺吾也怎麼這抹殺大王就是我的嫡親母舅做夢也不知其情方纔打了這一頓怎好與他相見這都是吾的熱心太過致此莽撞之行轉輾躊躇懊悔無及當時思想了一回道吾今有此大過不如央求媽媽說情於中調妥便可解釋了復又想到倘媽媽說了母舅不肯聽從我趙匡胤這犯上之罪如何可免心下愁思百結竟無一策追思半晌忽然暗喜道是了常言道男子肯聽婦人言吾今當請舅母出來相見面求解勸自然無事但不知可有舅母也不會遂便問道媽媽

誠

原來二母舅是位英雄豪傑正也不忝名門誠爲可喜不知可娶舅母也未太太道就在本處娶討一房妻小只是也好橫行招災惹禍因此老身更添愁悶匡胤道這也不妨英雄配偶理固相當敢祈通報請來相見太太道且慢聞說昨日往桃園裏去了敢是此時尚未回家匡胤聽了又是驚呆怎麼往桃園裏去了難道昨日打的這位就是不成便問道媽媽你家的桃園不知在於何處太太道這所桃園就在干家店的庄稍相離里餘之路可喚了鬢請來與你相見便了隨叫一個了鬢出來對他說道你可往桃園

去請你主母回來說有東京來的趙公子到此請他
回來相見了。鬢道奶奶今日清晨回家。現在房內安
歇。太太道既已回來。快去通報了。鬢答應一聲。走至
內房。報道奶奶東京城來了一位趙公子。就是太太
的外孫。太太叫請奶奶出去相見。原來這婦人因是
昨日被匡亂打壞。今日回家。正在房內睡。聽見這話
暗自忖思。我久聞東京趙家外甥。乃是當今豪傑。今
日到來。禮宜相見。只是可恨昨日那偷桃的賊。把我
打了一頓。渾身疼痛。行步艱難。勉強起身。往粧檯前
整頓烏雲。把菱鏡一照。但見鼻青眼腫。殘破難堪。只

得把些脂粉滿面。搽蓋梳粧。已畢。換上一套新衣。換
着身上的痛。慢慢的步出堂來。先使了鬢通報。匡亂
立起身來。畱心往裏一看。早驚得面如土色。暗暗跌
足道。壞了壞了。果是我誤打了。裙釵得罪。舅母還可
委曲解釋。今又得罪了舅母。這是如何可解。却不道
兩罪俱發。誰來講情。沒奈何。走上前去。曲背躬腰。叫
聲舅母大人。在上。外甥趙匡亂拜見。那母夜叉還了
禮。將眼往外一看。唬了一竄。往後倒退幾步。肚裏想
道。這不是昨日在桃園裏。打我的紅臉大漢麼。怎麼
就是我家的外甥。但是舅母被外甥打了。羞也不羞。

我還有何面目去見他。展回身來往後就走。那太太見了。登時大怒道：「這賤人却也作怪。平日間見了外人。尚然潑喇喇有許多說話。今日見了外甥。反是這等小家樣子。我兒你且坐下等着。待我親去問他。有何緣故。說罷往後要走。」匡胤暗想道：「我如今若不說明媽媽怎知就裏。遂走上前來。一手攙住道：『媽媽且請回來。尚有說話。』」太太道：「我兒休要扯我。待我問他一個端的。爲何見了別人不怕。見了外甥就羞怕起來。」匡胤道：「媽媽且休動怒。內中却有隱情。待外甥細說。」太太道：「我兒。你也說這混話。你從來不曾與這賤

人相見。怎知有甚隱情。」匡胤道：「媽媽有所未知。我昨日未進于家店時。誤入桃園。因見園內鮮桃。生得異種。況在初冬。覺得稀奇。一時動了喜愛之心。不問而取。食了幾個。却被了鬻見了。報知舅母。舅母就拿着兩根鉄鎚。赶到跟前便打。太太聽了大怒。一手指定裏邊高聲大罵賤人。你這沒廉恥的劣貨。外甥吃了幾個桃子。能值幾何。你便拿了這鉄喪棒去打他。可不打傷了我的親肉麼。」匡胤慌忙指住道：「媽媽且休煩惱。外甥還有話說。那時我一則未曾會面。不知是位長上。二則我生平賤性不肯下人。因此得罪了舅

拜前全傳
母致有害羞只怕舅母因羞成怒外甥受責難當還
求姥姥做情解勸則箇太太聽了方纔明白叫道我
見你且放心這是從未識面一時得罪何妨待我與
你和解你舅母自然不怪了說完來到後房正見母
夜叉獨坐牀沿羞慚憂悶見了婆婆進來卽忙立起
太太叫道媳婦方纔外甥告訴與我昨日他在桃園
經過偶然見了鮮桃可愛因此吃了幾個你就將鉄
鎚打他。也算你倚大欺小量窄不容然從未識面却
也怪你不得。自今與你辨明。便是一家人長幼定分
再無多說。你可同我出去相叙方是正理。母夜叉道

婆婆休聽一面之詞這是油嘴光棍。尚會騙人。他昨
日打了媳婦。倒說媳婦打他。真是屈天屈地。婆婆不
信。親看媳婦的傷痕。便知真假。說罷掀起衫衿。唾上
涎沫。把臉上香粉紅脂。一齊抹去。只見他黃瓜一楞
茄子一搭。滿面盡是青腫。太太看了也是暗笑。只得
說道理講起來。原算外甥不是。但你做舅母的。也有
三分差錯。我平日間常與你說我家有個紅面外甥
自幼極是頑劣。你也聽見。難道一時就忘記了。你昨
日未曾爭打也該問他姓名。你怎麼這等粗鹵。有此
過端。如今這事兩下俱不知情。總總不必提起。快依

我出去。我便叫他與你請罪便了。母夜叉聽了。不敢違忤。只得跟到前堂。還把衣袖兒將臉遮掩。太太道。你們今日見了。不必再說。彼此舅母外甥。原是一家。人可重新見禮。盡都消釋。母夜叉聽了。婆婆分付。只得把袖兒放下。露出傷痕。垂頭不語。匡胤上前。雙膝跪下。口稱舅母大人。甥兒未親尊顏。冒犯長上。罪在當責。懇求海量。各容饒恕。則箇母夜叉聽了。笑了一聲。答道。公子請起。不必記懷。早知甥舅至親。不致粗。凶是我無眼。多有失禮。那太太在傍大喜。將匡胤扶起。叫道。我兒。你們既以說明。皆休記懷。起來坐着。匡

胤道。姥姥舅母。雖然饒恕。只是還望與外甥說個大情。太太道。方纔我已講過。你舅母已經不罪你了。還要我說甚情。難道你打了兩次不成。匡胤道。非也。這一个大情。媽媽說來有些未妥。必須舅母肯說。方可依允。太太道。這話一發糊塗。我却不解。這裏只有你我等三口至親。還有那個在此。又要說情。看你意思。難道連舅母也都打了不成。匡胤道。不敢欺瞞。實是孫兒粗。又得罪於舅母了。遂把王家店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太太聽了。也是驚駭。暗暗想道。我兩個兒媳。都被他打了。這是如何理說。媳婦的火性。雖然被

我制服倒了兒子的火性。叫我怎好再服。這下必須媳婦去壓方纔使得。遂叫道我兒你這不明道理的。孩子從小尚好惹。禍招災。長大了。還是這般情性。你得罪了舅母。我把這情說了。幸而寬恕。今又得罪了。母舅。我若再說。顯見得偏疼外孫。不疼兒媳了。這情實難再說。你既得罪。只好自己去請罪。倘你母舅也似舅母的大量。或者饒恕了你。亦未可知。說罷。並不做聲。匡胤也是默默。那母夜叉見了。心中暗想。道我的事情。既不與他計較。丈夫之事。何不一力承當。也與他和解。覺得見情些。况我細觀此子。真乃英雄俊

傑。後必大貴。日後相逢。也顯光彩。主意定了。開言叫道。公子放心。婆婆也不須多慮。這些須小事。我便與你們和解。但他本性剛強。急切未肯依允。爲今之計。等他回來之時。公子且莫見他婆婆。也不要出面。待媳婦行事。須得如此如此。方纔可妥。太太聽了。十分大喜。稱贊賢能。匡胤心中感激。上前拜謝。說話之間。已是黃昏時候。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火光冲天。有了鬢進來通報道。二爺不知何故。領了帥府衆人。在外屯札。自己將次進來了。原來杜二公。因被匡胤打敗。逃奔上山。與那兩位大王商議定了。點集三百嘍

囉下山來時。天已傍晚。更兼心中氣怒。腹內饑餓。未
到于家店去。先至家中。欲要飽餐戰飯。然後整備。擒
龍。當時母夜叉聽了。卽請太太與匡胤回房躲避。自
已獨坐堂中。兩傍立着數个了鬘。分付不許點燭。方
纔說了。只見外面燈籠火把。杜二公緩步進來。到了
後堂。開口問了鬘道。你奶奶往桃園裏回來不曾了。
鬘道。回來了。那上面坐的不是奶奶麼。杜二公聽言。
接過燈來。一照。走至跟前。叫聲二當家。這時候還不
叫了鬘點燭。爲甚不回房去。獨坐在此。有何事故。問
了數聲。並不答應。遂把燈籠提起。對面一照。吃了一

驚。說道。賢妻你的面目爲甚這等模樣。母夜叉故意
痛哭。只不答應。杜二公又問道。賢妻莫不有人打了
你麼。了鬘在傍答應道。誰敢打我奶奶。這是太太發
惱。因此把奶奶責打了幾下。故而在這痛苦。杜二公
道。爲甚婆婆打你。却爲何事。冲撞了他。你可訴說我
聽。我去哀求饒你。母夜叉立起身來。帶泪罵道。天殺
的。我從不敢冲撞婆婆。多是你惹下的禍根。連我受
打。還來問我做甚。杜二公驚問道。我惹下的什麼禍
根。倒要說个明白。母夜叉道。你打了婆婆外甥。乃是
東京的趙公子。他尋上門來認了。姪姪哭哭啼啼告

訴一遍老人家痛的是外孫見他被你打了一時怒發抓不着你先把我打了一頓出氣這禍根不是你惹倒是我惹的麼杜二公聽了心中納悶叫道賢妻你這說話我實不明那趙家總然有個外甥從來未曾會面知他面短面長曉他穿青穿白况東京離此有二千餘里之遙他又不來我又不去焉能打得着他這是無中生有空裏風波我實不解母夜叉道你的外甥現在這千家店上青扎巾綠扎袖的一個紅面大漢就是你在王家店門首打了他晌午的事情難道你忘記了麼杜二公聽了這翻言語只氣得目

定口呆。搓手擲脚。半晌說不出話來。只因這翻謀畫。有分叫一策調和骨肉。怒氣成歡。片言指點英雄。邪行歸正。正是

平旦雞鳴分舜蹠

臨機棒喝定魚龍

畢竟杜二公怎生回答且看下回自知。

自有老人之勸打便生出百姓之埋怨有匡胤之欲尋巢穴便引出傍人之指點家鄉纓脫躡聯由彼及此無非欲見外婆作線也

菓園衙門倨作幽閑家室綠林巢穴創成衣食生涯迹此行藏亦堪膾炙

婆婆問是柔聲款語。匡亂答是怒氣殘言。未曾吃酒果是本來面目。既知生相。便訪同貌人材。婆婆開門相見。心下已存東京外孫兒。匡亂尋事相逢。目中何知西關外祖母。既識外孫。還証東牀的岳母。未認媽媽。先盤自己的親娘。卽於尋波逐浪之中。引出外戚周親之誼。正如捕魚人誤入桃源。層層仙境。引入人入賸妙不可言。一本意欲投在任之舅舅。偏是遇着落草之舅舅。此第一折。本是得非舅舅。欲使舅母認停。偏是得罪舅母。先望外婆和解。此第二折。打舅母於

母舅之前。同病相憐。首肯從中。解釋央舅母於外婆之後。親身畫策。便能暗裏施爲。此第三折。外婆數語。頓消舅母之羞慚。媳婦一謀。堪折丈夫之意氣。此第四折。爲外孫而說情於舅母。全用反詞。欲媳婦解勸於孩兒。偏施激語。此第五折。本是外甥打舅。偏說舅打外甥。此第六折。粗看時。只逐段之曲折。細閱之。有曲折中之曲折。文有如許妙義。令吾心折矣。

飛龍傳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納諫歸正

真命主違數罹災

詩曰

徒步踰秦嶺
聊為寂寞唱
宵風入我月
得遂凌雲志
三朝分割後
言旋雖云樂

道阻勢逶迤
慨彼陟岵詩
襟期可設施
豈使俗人欺
甘自盡禮儀
禦侮後當期



話說杜二公聽了妻子這翻言語，半晌不做一聲。心中想道：原來王家門首打我的這個紅臉大漢，做夢也不知是我的外甥，他打了我，倒來說謊。我母親怎知委曲，聽了一偏之言，痛了外孫，先把媳婦拿來出氣。若然見我，決是動氣，遂又嘆了一聲，叫道：我那褚氏賢妻，你道我回來做甚？原來那母夜叉，乃是本處一個富戶褚太公的女兒，這太公單生一女，自幼端喜使鎗弄棍，因是愛惜心甚，見他力大氣高，只得任他性子，不去禁戒。後來杜二公聞知其名，親自上門求親。太公見他英雄氣槩，一口應承，行聘過門，成其

找

姻眷。這也是旗鼓相當，陰陽得所。當下褚氏原粧了怒容，答道：我知道你回來做甚。杜二公道：我若不說，你怎知其中備悉？我今日下山，該是千家店上抹穀，剛到王家門首，有一個紅臉大漢，抵名出來，把我的法製狗肉吃盡，一心要尋我是非。我怎肯容情？彼時與他爭打起來，誰知他武藝高強，力氣又大。我一時對他不過，反被他打了一頓。你若不信，可看我的面目，却也與你不相上下。我一時氣悶，回到山寨，弔兵指望前去捉他報讎，誰知是我的外甥。他既打了我，爲何又跑到母親跟前講這謊話？真是難纏。不知母

親在那裏待我去訴訴冤屈。褚氏道：婆婆痛惜外孫打壞，現今氣倒在房裏。杜二公聽說，只是搖頭嘆氣，提了燈籠來至母親房前，只見房門緊閉，寂靜無聲。杜二公卽忙高叫道：母親，孩兒回來了。請母親開了房門，孩兒有話。太太在裏面故意答道：我知道你回來，誰要你進來見我。杜二公道：母親且開門，孩兒有椿屈事，特來告訴。太太道：有什麼屈事，無非倚大欺小，打了外甥，指望到我跟前要我說情，只怕不穩。杜二公道：母親休要聽他說謊，待孩兒把這始末根由訴與母親知道，便見誰是誰，非遂把下山抹穀，至王家

店乞打從頭至尾，隔房門告訴了一遍。太太道：噯，我起初只道是母舅打了外甥，如今聽你說來，却是外甥得罪了母舅，怪道這孩子跑到這裏，原來自知理虧，做此模樣。我兒你既然吃虧，看我做娘之面，恕了他罷。待他再到家來，我便叫他磕頭，與你陪罪。杜二公道：既是外甥，也就罷了。怎麼他竟自去了。孩兒想起日前有個相面先生，名叫苗光義，到山上來看相。相到孩兒跟前，畱下幾句言語，他說道：

甥打舅兮卽日見。

趙家九五他登殿。

招兵買馬積糧儲。

好與君王將功建。

這先生陰陽有准。推算無差。說的甥打母舅。今日果應其言。以此看來。他後日必然大貴。我們外戚。也是榮耀非常。他既然上門。母親也該畱住在此。怎就放他回去。太太聽了。冷笑不止。開了房門。叫聲吾兒。你既要見他。待做娘的。趕他轉來。與你相見。何如。杜二公道。母親。你年老難行。怎的趕得他上。太太大笑道。我兒。你真个要見他。麼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若要見時。我便叫他出來。便了。遂命了鬟去請趙公子出來。相見了。鬟去不多時。只見匡胤走入房來。見了杜二公。倒身下拜。叫聲母舅大人。愚甥一時橫行。得

罪長上。今日至此。請母舅正治。杜二公見了。慌把燈籠遞與了鬟接了。用手扶起道。賢甥不必過謙。是我不明。以致甥舅魚鱗。今日相見。實出望外。遂命了鬟張燈。便請太太。匡胤同至前堂。此時堂上燈燭輝明。褚氏尚在等候。早見了鬟送出酒席。至親四口。同坐歡飲。杜二公又叫了鬟。傳令出去。着眾嘍囉各歸山寨。當時飲酒之間。杜二公把苗光義的詩詞。讀與匡胤聽了。說道。看這先生。實有先見之明。諒賢甥日後必然大貴。愚母舅亦定叨光矣。匡胤道。母舅爲何聽術士之言。彼乃虛誕之詞。何足深信。杜二公道。不然

觀詞達理。遇事推情。吾非誤聽其言。實因他陰陽有准。纔能信服。况賢甥器宇不凡。定成大事。望賢甥自愛。勿再多疑。正說之間。只見褚氏格的一聲笑道。原來吾外甥有皇帝之分。却也不枉了這一頓。杜二公聽了。不知就裏。便問其由。褚氏道。實不瞞你。我先請教了外甥一頓。太太接口。遂把桃園內的事情說了。一遍。杜二公道。我夫婦二人。多已承教。足見賢甥英俊過人矣。於是四人。重復歡飲。直至四更而罷。杜二公遂命了鬢。收拾書房。請匡胤安歇。次日清晨起來。飯畢。杜二公叫了鬢。請小姐出來相見。那褚氏已生

一女。年方二七。名喚麗容。生得姣艷娉婷。端莊厚重。不似母親羅刹形容。粗蠢體段。當時出來。與匡胤相見過了。即便回房。匡胤心中甚加驚異。彼時又過了一日。次日匡胤便欲告辭。杜二公那裏肯放。說道。賢甥。你我已在至親當盤桓多日。何多見外。急欲辭行。匡胤道。甥兒並非見外。只恐安閑在此。空費歲月。因此欲往禪州訪友。倘順便得遇苗先生。也要與他一叙。太太叫道。我兒。你千山萬水。來到此間。好不容易。我見你這般豪傑。正在歡喜。怎麼就要分離。我那裏放心得下。好歹且過了年去。也不爲遲。匡胤道。媽媽

外孫本該從命。奈我拋親棄室，遠奔他鄉，只爲避難逃災，出於無奈。因想前日苗先生寄一柬帖與我，上面言語已有幾件應驗。委實要去尋他，問問終身結局何如。還有兩個契友，也在那裏，所以要去尋訪。望媽媽不必苦留。太太道我兒你既不肯住下，想去志已決，我也難以苦留。只是訪着了苗先生，與那朋友必須再來看老身。匡胤道不須媽媽叮嚀，若有空閒，定然來望。只是外孫的行李馬匹等件，俱在王家店內，須望母舅差人取來爲妙。杜二公見留不住，只得着人往王家店取齊物件。一面整備酒筵送行。飲

酒之間，匡胤執盃說道：「愚甥有幾句汗言，願當奉告。望母舅擇取。杜二公道：「賢甥有甚言語，便請卽說。」匡胤道：「甥聞良善者世所寶，強暴者衆所棄。母舅雖係綠林聚義，山澤生涯，然須保善鋤強，不愧英雄本色。這抹穀營生，斷然莫做。替天行道，乃是良謀。但當聚兵積餉，以待天時。若得皇詔招安，便可建功立業。名垂竹帛，榮耀多多矣。愚甥越分替言，望母舅勿罪。杜二公聽了這等言語，心中大喜道：「賢甥金玉之言，愚母舅頓開茅塞。從此改過自新，當歸正道。但賢甥此去，若得空閑，便望再圖會晤。」匡胤允諾，須臾席散。早

見王家店去的人。已把行李刀馬俱各取來交割。匡亂把行李兵器稍在馬上已畢。便來拜別。那太太與杜二公褚氏多來相送。杜二公手執兩封銀子。送與匡亂爲路費之用。匡亂並不推辭。即便拜謝。別了各位。上了征鞍。洒淚而去。正是。

從此鴈音西嶺去。

他年鳳詔自東來。

自此杜二公聽了匡亂之言。與那二位好漢商酌。將平日號令。改換一新。凡過往客商。秋毫無犯。賢良方正。資助盤纏。若遇汚吏貪官。土豪勢惡。劫上山去。盡行誅戮。資財入庫。給賞兵需。因此山寨十分興旺。那

四下居民。盡皆感德。安居樂業。稱頌不休。這裏山寨之事。按下不題。單說匡亂別了杜二公。離了千家店。策馬盡行。非止一日。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有座城池。蹤馬而行。來到城門下。舉眼觀看。只見上面鐫着五索州三字。匡亂暗想道。我記得苗光義的東帖上。說是五索州。莫入。今日至此。不意果有這城名。吾如今依着他言語。不如繞城往別處去罷。纔要轉身。忽又想道。我如今往別處去了。倘苗先生仍在城中開館。却不當面錯過。失了機緣。枉費這一翻心志。不如且進城去。或者遇着也未可知。主意已定。拍馬進

城只見滿街上大小鋪戶買賣興旺。真是人煙湊集十分鬧熱。匡亂信馬遊韁。來至十字街頭。只見中間搭着一座高臺。衆人四面圍繞。各各翹首觀看。却是彼處的風俗。神誕佳辰。那百姓們湊分兒敬神演戲。匡亂收住了馬。就在傍邊停駒觀看。那臺上鑼鼓喧天。吶喊振野。正演那劇隋唐傳的故事。乃是單雄信追趕李世民。當時那臺上單雄信狂叫如雷。精神抖擻。追趕秦王。追得正在危急之際。把個匡亂急得心慌意亂。想道。怎麼不見尉遲恭出來救駕。若再遲了。可不把個創立天下的皇帝。被他拿住了麼。有了待

我搭救了他。罷遂把馬三銖送的神插弓拔。搭上了連珠箭。拽滿弓弦。搜的一箭射去。正中在單雄信左膀上。只見那單雄信翻身撲倒在臺板上。滾了幾滾。便不動了。那臺上的人盡都慌了。登時住了鑼鼓。往下一看。一齊亂叫道。不好了。臺底下有個騎馬的紅臉醉漢。射死人了。快些拿住。下邊看的衆人也多。亂嚷道。果然他手內還拿着弓箭。騎着紅馬。不可放他走了。發聲喊。把匡亂圍住。內中有個姓解的名喚解保。乃是五索州的團練長。原是韓通的徒弟。當時在大名府。也曾會過匡亂。今日見面。分外眼清。遂乘

馬上前大聲叫道。爾等百姓。休要放走了他。這就是殺死御樂的趙匡胤。現今奉旨畫影圖形的拿捉。不想今日。自投羅網。爾等須要拿住。好去請功受賞。那解保手下。有四個徒弟。五百團練民兵。都在臺下看戲。聽了這聲分付。一個箇磨拳擦掌。奮勇爭先。發喊圍裏將來。把匡胤圍住中間。一齊攻擊。但見。

內外重重千萬人。

四團困住佈烟塵。

長鎗只望咽喉刺。

短棍齊鑽肋下騰。

哨棒朴刀相奮武。

撓鈎套索盡飛輪。

同心并胆盤旋繞。

希望功成不世存。

匡胤見了。全無懼怕。輪開九耳八環刀。四面招架。轉折騰挪。上護其身。下護其馬。毫無滲漏之處。只是四下人多。一時冲突不出。那解保看見匡胤這等勇猛。恐他殺出重圍。被他逃走。遂叫四個徒弟。去把四門緊閉。各備器械。端整捉人。這裏督令民兵。用心攻殺。匡胤招架了多時。望那兵少處。砍倒了數人。乘勢殺出。沖開血路。拍馬向正南面走。來至城門邊。只見城門緊閉。正欲上前。砍門闖出。忽被解保的二徒弟。叫做江弔客。瞧見匡胤要來闖門。連叫軍士。把城磚拋下去。一塊正打在匡胤頂門。吃了一驚。纔要轉身。不

防又是一塊飛將下來。却打着青氈巾上。從耳邊擦了下去。匡胤慌了。說聲不好。急把馬拾回時。上面又是一塊打來。幾乎打落下馬。心下着驚。竟望東門而來。將至城前。砍鎖。早驚動了解保的大徒弟。叫做鄧喪門。他在城上瞭望。看見匡胤欲來砍門。急令軍士把城樓上銅瓦掀下來亂打。一塊正從匡胤耳門上蹭過。匡胤大驚。不迭抬頭正看。只聽得一聲响處。又是一塊鍋瓦打來。却好打在那赤兔馬的頭上。那馬負痛嘶嚦。一聲叫。弔回頭。順着一條小巷裏。竄將進去。幾乎把匡胤掀下馬來。匡胤見東南二門。多無

好勢。諒難出去。只得投正北而走。來至北門。只見城門也是緊閉。思量要斬關而出。怎當得城樓上有解保的第三个徒弟。叫做史黃旛。在此把守。他見了匡胤。卽忙分付衆人。拿了砲石。快快打下。說聲未了。只聽得上面搜的一聲响。那个砲石。正望着匡胤的面門打來。匡胤急往後一閃。幾乎打着。那砲石就弔在地下。把塵土捲得亂滾。匡胤見有整備。不敢前行。帶轉了赤兔馬。復望西門而來。正走之間。只見街北裏一座廟宇。門前立着一位老者。見有匡胤。將身跪下。口內說些言語。有分付。役鬼驅神。再覩明良來護衛。

披星戴月重逢手足話晨昏正是

滿目干戈誰抵敵

遍腔憂憤孰捫談

不知老者是誰且聽下同分解

褚氏設計妙在聲聲是怒容句句是反襯裝扮
出來越看越像真是師家擅技謀士遺風

我的面目與你不相上下妙哉斯言誠談禪之
奧諦也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既相同心奚
異哉由今之世觀今之人饑顏而鬼視者有之
脅肩面諂笑者有之失厥本來有忝面目孰有
如杜二公夫妻之面目不相上下真能不失其

飛龍傳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復會

興隆庄兄弟重逢

詞曰

客路多愁風景寒颼怎禁那虎狼臨頭漫相爭
持幸有英儔掃浮蟻深欵曲意情畱○襟期絕
俗奔走單驕憤同盟去矣難求誰將往事肯付
沙鷗一朝聚樂伊故事要重修

右講行香子

話說趙匡胤在五索州城中被解保領了民兵圍捉



幸而殺出重圍，欲要斬關而出，誰知那東南北三門多有整備，不但不能出去，反受了三磚兩瓦，砲石之危，只得帶轉了赤兔馬，欲望西門出去。正走之間，只見那路北裏有座廟宇，那廟內走出一個老者來，蒼顏白髮，手執杖藜，望着匡胤將身跪倒，口稱小神。本境土地，特來接駕。匡胤見了，心甚驚疑。這老者爲甚這般跪接於我，莫非其中有詐。諒要騙我下馬，就好好擒住。我且混他一混，看是如何。說道：「你這老者，旣稱土地，爲何不早來救護，尙是遲遲與我把頭砍了。匡胤本是戲言，欲要試他，有計沒計，誰知真命帝皇處。」

諺脫估
字

空自有神護，話纔說完，早有值日功曹聽了聖旨，就把土地登時砍了。匡胤見老者頭兒落地，心甚驚訝，定睛細看，乃是個泥塑的土地。方纔信以爲實。至今五索州古跡尙存。此時城中百姓因見民兵沸亂，擒捉殺御樂的欽犯，各家兒都是關門閉戶。路上通無行人。任從兵馬往來追捉。當下匡胤看那廟宇，那門上邊有一匾額，寫着城隍廟三個金字。看罷，纔要轉身，只見廟內又跑出一個人來，撲頭象簡圓領烏靴，走上前來，躬身下拜道：「小聖本州城隍，接駕匡胤，想道：方纔土地此時城隍，我趙匡胤莫非日後果有帝。」

王之分麼。叫道：城隍，我今誤入此城，陷遭困迫，你救護來遲，先貶你雲南駐足。我若出不得這五索州，還要問你一個重罪。那匡亂金口玉言，非同小可。城隍不敢停留，連忙謝恩起來，就往雲南而走。心中想道：我雖受貶，倘真主一時有失，我神性命亦難保矣。須尋一個救駕之人。方纔好往雲南面去。正是：

莫道幽明多間隔。

果然賞罰自相符。

不說城隍在空中尋人救駕，且說匡亂斬了土地，眨了城隍纜，要轉身，只聽得後面吶聲大振，塵土飛揚，乃是解保帶了團練兵，并四個徒弟，各執撓鈎套索。

服

棍棒刀鎗，一齊望西趕來，追至城隍廟前，又把匡亂圍住了。各人舉了兵器，亂戳亂砍。匡亂掄刀招架，往外沖突，不防背後伸出幾把撓鈎，連把匡亂的袍服搭住，扯去了數縷。匡亂手中刀，雖然前後遮護，怎當他兵馬衆多，難尋出路。心下甚是慌張。且說城隍往南而走，尋訪救駕之人。一時難得，甚是着急。只見前面有座酒樓，忽然想起一人。按上界金甲神祇，轉凡姓史，名魁，生來力大無窮。現在酒樓上走堂。此人前去救駕，方得成功。遂把神光一起上了酒樓。正值無人飲酒，史魁悶坐無聊。在那里打盹。城隍在夢中叫

道史魁聽者。今有真命天子。在城隍廟前有難。汝可快快前去救駕。日後不失封侯之位。須認赤面紅駒。便是真主。汝可快快醒來。勿得怠慢。那史魁猛然醒來。那裏肯信。自言自語道。俺真痔氣。正在好睡。沒要緊做這春夢。那真命天子。飛也飛不到這五索州來。有什麼的駕。要我去救封什麼的公侯婆侯。不要管他。我自打我的睡。朦朧說完。又是呼呼的睡了。那城隍好不着急。又把史魁叫醒。如是者三次。史魁驚覺。心內思量道。我一連三次。做了此夢。決有原故。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趁此空在這裏。且到城隍廟。

此間脫一張

重能相會。史魁道。自與公子別後。無處存身。因而同了老母。來此五索州。酒店中幫閑過日。所得微資。權爲養母之計。小可本不知公子駕臨。因今日無事。打盹片時。夢見城隍。命我救駕。不想正遇公子。誠大幸也。匡胤見史魁孝義俱全。心下十分愛敬。因說道。既史兄流落在此。尚無際會。何不與小弟同往禪州。尋些事業。便可榮身矣。史魁道。本欲與公子同行。奈因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敢遠離。日後倘或重逢。願隨鞭鏡。匡胤聽了。不勝感動。遂把杜二公送的兩封銀子。取來送與史魁。道這些須薄物。權爲薪水之助。耶。

表趙某寸心。他日若得空閑，願期相會。史魁義不容辭，只得拜受。兩個說話之間，不覺已出了西門。來至一高阜之處，史魁辭別道：「公子此去，路途保重。小可因有俗事，纏身不能遠送了。匡亂聽言，心中不忍分別，只得也說了一句保重。依依不捨而別。後來直到太祖三下河東，方與史魁相會有詩爲証。

神助英雄救駕功。

疆場威武孰能冲。

依回不忍分離別。

中夜殷勤心際空。

不說史魁回城歸店，且說匡亂上馬提刀，望前行走。一路上不住的贊嘆：「苗光義陰陽有准，他叫我五索

州莫人有三磚兩瓦，砲石之災。今日果應其言，毫釐不爽。我此去務要訪他問問，後舉如何行路之間，天已傍晚下來。況此時正當隆冬之際，陣陣寒風透人肌膚，匡亂也覺身上寒冷起來。跳下馬，將行李打開，取出那王員外所贈的綿衣，挹來穿在裏面。又因日中廝殺了多時，口中煩渴，把摘來的兩個雪桃食了一個。打好包裹，拴在馬上，跨上雕鞍，策鞭而走。原來此處乃是山僻幽徑，名叫寂寞坡。人烟稀少，樹木參差。來往人疎，那裏有得宿店。匡亂見是這等冷靜，無處安宿，心慌意悶。正走之間，只見前面山側裏露出

一間茅屋。那門首立着一個婆婆。手內抱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正在那裏觀看。匡胤繫馬上前。見了婆婆。下馬施禮。那婆婆慌忙還禮。問道：客人何來？有何話說？匡胤道：小子乃東京人氏。欲往禪州公幹。因錯過了宿店。無處安身。欲求婆婆方便。借宿一宵。不知可否？婆婆道：原來客人要過宿的。這却不妨。況此偏僻路途。怎好夜間行走？但是草舍不堪。恐存褻慢。匡胤稱謝過了。把馬拴在屋傍樹上。取了行李。跟了婆婆。至中堂裏坐定。那婆婆抱了孩兒。往內取子燈火出來。擺放桌上。復請匡胤。把馬帶了進來。就繫在天

井之中。又將柴扉閉上。然後復到草堂。彼此問答了一回。匡胤又問府上還有何人。婆婆答道：老身所生一子。因出門生理。不在家中。娶過媳婦。生下這個孫兒。已是四歲。極是聰明。因此老身倒也歡喜。正說之間。只見那孩子。曲過身來。望了匡胤。要抱。那婆婆笑道：你看這孩子。好不作怪。方纔說得聰明。他便真个。雅這聰明出來。見了客人。就要累他抱了。匡胤心中亦是喜歡。接將過來。坐在膝上。那婆婆回身往裏。便叫媳婦。端整晚膳去了。匡胤獨坐草堂。細看這孩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相貌端方。想他村僻人家。生得

這樣鬼子。日後福分亦是不小。正在思想。忽聽得四下裏陰風颯颯亂捲塵沙。險些把燈火亦多吹滅。這孩子却也希奇。從那風起之時。他便伏在匡胤懷中。酣酣的睡了。匡胤見這風來得故怪。振起精神。望外觀看。只見那天井中隱隱的有幾個人兒閃來閃去。却不追來。耳邊又聽他唧唧噥噥。在那裏說話。却又聽不得仔細。但聽他說吾們奉命而來。又被這位皇帝做情抱了。叫吾們怎好下手。只索回去便了。後面又有幾句聽不出來。說完又是一陣旋風。却已不見了。匡胤明知鬼祟。未曉緣由。只驚得毛髮聳然。不敢

聲响。看官們有所不知。蓋因這孩子本有根器。托生人間。他的命裏該有這一遭關煞大難。所以閻君特差鬼卒前來降禍。雖無性命之憂。終有淹染之苦。却是這孩子天大福緣。命多厚祿。得遇匡胤暗中救護。免了災連。閑話休題。當時婆婆送將晚饌出來。却好這孩子已醒。接過來抱了。便請匡胤用飯。須臾食畢。婆婆收了進去。請過匡胤安置。然後將中門閉了。往裏去訖。匡胤舖開行李。將身安睡一宵。晚景無詩。次日起來。匡胤請出婆婆謝別。送上一錠銀子。作為謝儀。婆婆那裏肯受。正在推辭。只見那孩兒慢慢地走

將出來。見了匡胤嘻嘻的笑。匡胤大喜。把這銀子。遞與他拿了。那婆婆推辭不得。只得謝了。當時匡胤別了婆婆。捧馬出門。將行李兵器一齊稍放好了。縱身上馬望西而行。一路上又過了些山川原隰。城市村庄。那日正行之間。只見正南上有座庄子。屋宇參差。人烟稠密。匡胤策馬進庄。見那扎首有座酒店。即便下馬提了行李物件。人的店來。揀副座頭坐下。便叫酒保端上好熱酒。三角猪肉一盤。酒保道。敢告客人。得知熱酒猪肉都已到了。只用些冷酒素菜罷。匡胤發怒道。你那鍋裏煮的不是肉。爐內盪的不是酒麼。

直憑如此欺負人。揀人買賣。是何道理。酒保道。原來客人不知。這鍋裏的肉。爐裏的酒。却不是賣的。乃是敬我們這興隆庄的黑吃大王財神爺。所以不敢便賣。匡胤道。怎麼的叫做黑吃大王。如今却在何處。酒保道。若說起了財神爺。客人也須敬重哩。我們這座庄子。向來稱為孟家庄。數年前出了一個妖怪。在這庄上作耗。每年一期。要童男童女祭賽。方保得合庄公然無事。若不祭賽。他便攪得逐家見人。丁離散。因此都奈何他不得。活活的把男女兒。作為羹饌。其實可憐。却在秋末間。來了這位財神爺。聽了妖怪。他便

立心要去拿捉。我們衆人只得將他送到廟中。那財神爺真有通天的手段。徹地的才情。一夜之間。便把妖怪降服了。原來是個鹿精。故此我們衆人。畱他在廟裏住下。輪流供養。鎮壓邪魔。我們得這財神爺在此。不但家家安靜。連把這座庄子也興發起來。所以改做爲興隆庄。今日該是我們供饌。財神爺現在店後歇息。所以不便把這酒肉貨賣。望客人莫怪。匡亂道。原來如此。既是這大王服妖除害。安鎮村坊。便是有功於民。也算是一個豪傑。俺便去會他一會。何妨。酒保道。這却使不得。那大王生性兇狠。一怒之間。不顧

好歹。便要打人。勸客人莫去見他罷。匡亂堅執要去。酒保再三阻擋。只是不聽。立起身來。往裏便走。只見裏面有間潔淨書房。居中擺了一隻桌子。那桌上有一條大漢。滿身都是青衣。橫着身軀。眠在桌上。臉兒朝着裏面。口內唱着曲兒。說道。

南來鴈。北去鴈。朝夜飛不厭。

日日醉呼呼。幾時得見我的二哥哥面。

當下匡亂見了大漢。聽了聲音。暗道。這是我的兄弟。鄭恩爲何獨自在。此却不見有大哥。但方纔聽他的言語。甚有顧戀之心。我且不與他相見。要他一耍。看

是如何遂輕輕挨到跟前望着鄭恩後背就是一拳。鄭恩大叫道：「那個騾毬入的？」和樂子頑耍說了一聲，翻轉身來望外一看，見是匡胤，即便滾下桌來。說道：「樂子醒着呢，還是做夢兒？」匡胤道：「兄弟，你方纔尙是唱曲，明明醒在這里，怎麼說起做夢來？」鄭恩聽了，跪了下去道：「樂子的二哥自從與你分手以來，沒有一日不想念着你，今日天賜相逢，樂子便歡喜殺了也。」匡胤連忙扶起道：「兄弟休得如此，那大哥如何不見你？獨是一個怎能得到此地？你可說與我知。」鄭恩道：「不要說起，樂子自從跟伴着他，到得沁州，失去了褲

兒裏的銀子，他又病倒在飯店中，却又心地狹窄，日日的吃用又不稱樂子的心，故此拋了他，跑到這里，除了一個妖怪，衆人畱我在此鎮壓，竟得了安身，只是放不下你，有仁有義的二哥，今日得見了你，樂子便已心滿意足，匡胤聽了，傷心嗟嘆道：「賢弟，愚兄孤身遠奔，也無日不念手足之情，今日相逢，實爲天幸，但大哥乃是兄長，不該拋棄分離，他有甚不足，須該忍耐三分，纔是正理，怎麼粗心忿氣如此胡行？有傷情義，不知流落何方？愚兄委實放心不下。」鄭恩道：「二哥，你休要想他，樂子若再跟他幾日，定要餓死，焉有

今日怎般好處你看樂子。穿的這樣華俏那吃的又是憑般豐滿這等奉養樂子。實是稱心。還要想他做甚。匡亂聽畢。仔細把鄭恩一看。見他自上至下。都是青色布衣。故意獎道。好好。果然華麗端嚴。愚兄萬難及一。鄭恩不覺大喜。忙叫店小二。快將酒食進來。那小二整齊了魚肉葷腥。上好熱酒。送將進來擺於桌上。弟兄二人對面坐下。開懷暢飲。飲穀多時。鄭恩也問匡亂行藏。匡亂把分別以後事情。一端一端的細說。說到了桃園事情。鄭恩便接口道。可惜這樣鮮桃藥子沒分。也得一個嘗嘗便好。匡亂道。賢弟愛吃。愚

兄尚有一個在此。便叫店小二。把行李取來。匡亂往包裹內。取出剩下的這個雪桃。遞與鄭恩。鄭恩見了先喜个不了。慌把這雪桃做幾口嚼下了去。口內只叫妙妙。手內又拿了酒盃直吼。那匡亂又將以後事情。一齊訴畢。鄭恩大喜。兩個又復歡飲。直至傍晚而徹。店小二進來收拾已了。鄭恩便邀匡亂到廟中安住。叫店小二背了行李。出來拿了軍器。捧了馬匹。跟了兄弟二人。一齊來到廟裏。小二把什物交割了。告辭回去。匡亂看那廟宇雖然神像全無。到也收拾得整潔。遂把行李打開。鋪設停當。那馬就拴在庭心內。

臆柱上喂了些草料。當下點上燈火。弟兄二人。又是談談說說。分外親密。那鄭恩叫道。二哥。你如今也不
要東奔西跑。沒有着落。不如就在這裏住下。那些衆
人聽了樂子的朋友。誰敢不來奉承。咱們二人。在此
豈不快活。匡胤道。賢弟。愚兄有一言相告。願汝擇取
那匡胤正氣嚴詞。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叫聞人爲
數月之征人。遺像作萬年之寶像。正是。

說開心事驚天地。

提起行藏振古今。

畢竟匡胤說出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斬土地。賊城隍。不必認爲果有其事。設此以爲

真命之符耳。

鄭恩酒後降妖。史魁得夢救駕。古來英雄。往往
酒裏夢中。建功立業者居多。今人清醒白醒。能
言能說。反無一善之足稱者。何歟。

鄭恩救駕。受指於苗訓。史魁救駕。感夢於城隍。
鄭恩救駕。以棗樹爲器械。史魁救駕。以幌竿爲
兵刃。鄭恩救駕。由水路而來。史魁救駕。從旱路
而入。一樣救駕。兩般序法。既無雷同。且多照應。
史魁所趨微資。權爲養母。斯言也。果盡人皆知。
其爲孝子也。然孔子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夫

史魁之言果知其為孝子矣而史魁之心安知其能為孝子否乎。然而史魁真不失其為孝子矣。何以知其然。以其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敢遠離之言而知之也。夫不敢遠離。即其不忍遠離也。不敢存於心。非由外鑠也。此即孔子所謂能養能敬之意也。又即父母在不遠遊之道也。則史魁之所以為史魁。真不失其為孝子矣。
余閱警世通言有趙匡胤救嬰兒一事。彼云匡胤過路投食置抱嬰兒。無常持牌勾命。幸得直命懷抱救其死難。嗟乎。此誠荒唐之甚者也。夫

人之生死有命貧富難移。若真命之主而可救該死之人。則天下之人皆可望救於真命。當此之時。世無不死之人矣。何煩閻羅老子之多事乎。余因采入傳中。妄憑已見。演作匡胤投宿懷抱嬰兒。適鬼使有降禍之言。幸逢皇帝暗中救護。得能免之。此其事之虛實。理之是否。余不計也。蓋以為轉禍為福。則有之。起死回生。則未必也。

遠望村庄。便見屋宇參差。人烟稠密。不是寫莊子之茂盛。鬧熱。正寫鄭恩在彼。有此一段生發

氣象興旺形容文家有從傍激射之法卽此是也

鄭恩只在食上當心故到處只圖安身快樂然不意信口唱曲便能合韻真是言言忠愛字字悽涼

